

金铁霖：“培养大师”的大师走了

“培养大师”的大师离去

中国音乐学院 11 月 15 日发布讣告:我国著名声乐教育家,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同志,因病医治无效,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 11 时 23 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 83 岁。

李谷一、宋祖英、张也、阎维文、戴玉强、吕继宏……这些在民歌领域响当当的人物,都是由他一手培养出来的。

据不完全统计,他的学生中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的就有 50 多位,其“造星”手法在业内堪称一绝。

推出“金氏唱法”

金铁霖于 1940 年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医生世家,父亲是一位医院的院长。

然而,他从小对音乐情有独钟。



1960 年 8 月,金铁霖以优异的成绩从 200 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,考入了当时全国最高音乐学府——中央音乐学院。他是整个长春考区唯一被学院录取的考生。

经过 4 年孜孜不倦的勤学苦练后,成绩优异的他被分配到了中央乐团,成为一名职业歌唱演员。

此后的生涯中,金铁霖身上曾有过许多职务与头衔:歌唱家、声乐教育家、中国音乐

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音乐学院院长、中国民族声乐学会副会长等。

从 1981 年开始民族声乐教学的探索,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,金铁霖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民族唱法的教学道路。

他首先提出中国民族声乐应具有“科学性、民族性、艺术性、时代性”,又创建了民族声乐“七字标准”,即:“声、情、字、味、表、养、象”。

此后,在民族声乐人才的选拔、培养及民族声乐比赛的评判中,他的这套“金氏唱法”就像行业“金标准”一样,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同时,他将歌唱训练特有的“启发式感觉教学”进行了完善和创新,使声乐教学化繁难为简易。他坚持因材施教,

大批歌唱人才在他手中“点铁成金”。

他最喜欢的称呼还是——

金老师

金铁霖一直认为,自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一名声乐教师,他最喜欢的称呼还是“金老师”,最喜欢干的事是在学校为学生上课。遇到有外出的会议或活动耽误了课程,回到学校后,他会第一时间找周末或其他休息时间补课。

金铁霖的助手曾向媒体介绍,金老师最大的爱好就是上课,“他陶醉于教学,乐在教学之中”。

从教 50 年来,在中国民族声乐这个“金矿”中,他如同一个默默的淘金人,发现和培养了上千名中国民族声乐人才。(据“人民日报”客户端 11.15)

李农耕最早编发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

2022 年是毛泽东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发表 95 周年。1927 年 3 月 5 日,该文在中共湖南区执委机关刊物《战士》周报首次发表,分别于第 35 与第 36 合期、第 38 期、第 39 期刊载,这是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最早的版本,编发者为《战士》周报主编李农耕。

李农耕(1902—1929),湖南永兴县碧塘乡塘门前(今属便江街道)人,族名俊湘。1918 年,他考入资兴中学就读。他的二舅程子枢曾任资兴中学校长。他的三舅程子楷是早期同盟会会员。李农耕从小在舅父们的教导和熏陶下,萌发了追求真理爱国救民的革命思想。1923 年春,李农耕考入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,结识李达和李维汉教授,大量阅读进步书刊,接受马克思主义。期间,他曾多次去湖南自修大学聆听毛泽东的演讲,深受影响。1925 年,他积极参加“五卅”反帝爱国运动,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26 年 2 月 1 日,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与湖南公立商业专门学校、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为省立湖南大学,李农耕随之进入湖大法学学习,并与李燮阳、刘大



身、周季等人组建中共湖大支部,他任组织委员。当时,校务委员兼法科学长李希贤、教务主任阮湘投靠反动军阀赵恒惕,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。李农耕与李燮阳组织发起“驱李赶阮”学生运动,揭露批判李、阮二人的反动罪行,得到全校师生的支持和声援,迫使两人辞职下台。

1927 年 1 月,李农耕接任《战士》周报主编,直至 1927 年 4 月底因局势动荡而被迫停刊,最后一期第 42 期出版于 4 月 24 日。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,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。会后,中共湖南区执委改为中共湖南省委,夏曦接替李维汉任省委书记,李农耕调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。中共机构早期的秘书属领导职务,如中共三大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,由陈独秀、毛泽东、罗章龙、蔡和森、

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,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,毛泽东为秘书,排名第二。

马日事变后,李农耕召集李燮阳、邓燮文等几位永兴籍共产党员,在永兴会馆秘密开会,传达省委保存革命力量、分批转移的指示。李农耕随后转移到武汉,任粤汉铁路总工会党组织领导成员。同年 10 月随党中央机关转移至上海,担负联络工作。

那时,党的组织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。中央以在白色恐怖下恢复、整顿和重建党组织为工作重点,使党的组织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散乱状态迅速恢复,重新组织开展革命斗争。1929 年初,李农耕被上级组织派往江苏南通做地下工作。其间,他因积劳成疾而病倒,被迫住院治疗。半年后,病情稍有好转,便在组织安排下秘密转移到资兴岳家养病,不久被捕,被押送至永兴县入狱。反动当局知道李农耕是从上海来的共产党员,对其软硬兼施,企图从他嘴里得到秘密。李农耕既没有被高官厚禄所引诱,也未在严刑拷打下屈服。10 月 29 日清晨,李农耕在兴县城南门口便江河边惨遭杀害,年仅 27 岁。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李向明/文)

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于 1867 年问世,在这本举世闻名的著作中,全世界有 680 多人榜上有名,王茂荫是其中唯一被提到的中国人。

王茂荫(1798—1865),安徽歙县人,道光十二年进士,历任监察御史、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、吏、工部侍郎等职,是清朝货币理论家、经济学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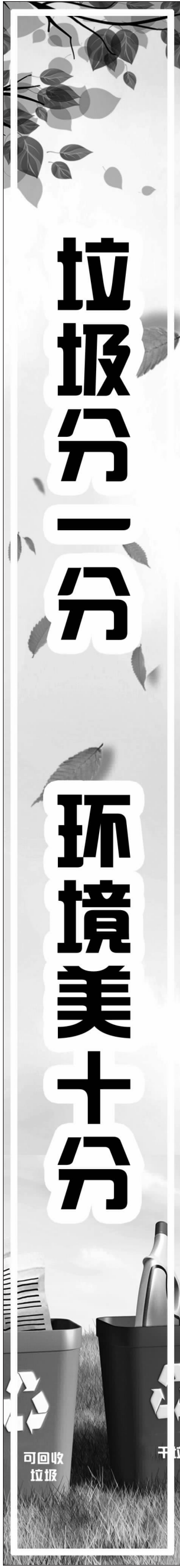
咸丰元年,随着外国经济势力的入侵,国内经济凋敝,太平天国起义,清政府财政危机加剧,财政改革迫在眉睫。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现银钞等各种主张,其实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。王茂荫上书《条议钞法折》,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,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,以便“无累于民”而“有益于国”,被驳回。

咸丰三年,王茂荫上《论行大钱折》,针对之前提出的观点予以补充,再次被忽视。次年,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、宝钞严重贬值,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,王茂荫三上《再议钞法折》,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、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。结果却触怒了咸丰皇帝,王茂荫被斥责只顾着商人的利益,而把皇上的利益搁在一边了,他也因此被调离户部。

王茂荫的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大司祭巴拉第收录在 1857 年出版的《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》里。1858 年,德国人卡尔·阿伯尔和弗·阿·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《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》翻译成德文出版,并更名为《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》。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,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,并把这些写进了《资本论》。这就是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 83 的附注里出现“王茂荫”三个字的原因。

(摘自《读友报》)

王茂荫:《资本论》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



醒来就笑

张叶

劈头盖脸一顿打!你醒了就笑不行?你看看鸡下蛋了没有,有只松鼠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上去了……多好的日子!”

“你醒了先笑,谁都高兴!”

她反复对我说这句话。在后来的很多个黎明,窗外响起第一声鸡鸣,她她便和隔壁的舅舅开始“拉大呱”,回忆以前的往事,稀奇古怪的传说,未了总要以“人活着就要勤劳心善,每天都得‘兴棚棚’过日子”结尾。

我在黑暗中哑摸着那些神怪故事,不觉参与了他们的聊天,才懂得“兴棚棚”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都高高兴兴,有心劲儿才有奔头。

她她经历过多少苦日子呢?抗战前期,在日本人开的工厂门口,日本人纵狗咬伤了她的腿,伤口感染,差点送了命;她爷英年早逝,一表人才的大舅看守粮仓时遭人陷害,负气自尽……但记忆里我哪有见过她她落泪呢?她总是一副“铁娘子”的样子,每一个日子都“黎



明即起,洒扫庭除”,从不懈怠和间断,更不知“赖床”为何物。或许受她的影响,母亲和二舅,总是在干活的时候唱歌唱戏,好像劳动就是一种享受,在劳作中奔赴一个又一个希望。

我便那时,彻底改掉了爱哭的毛病,“醒来就笑”。当我工作中遇到难题时就想:真好,我居然可以去解决这样大的事;当生活中遇到困难我就安慰自己:经过这次,以后就知道如何应对了。这样想着,嘴角便习惯了挂着坚定自信的笑容。

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,不妨学学亦舒:当不开心的时候,就去想想有趣的事。“醒来就笑”是一种处世态度,让自信从容成为一日之始。

(摘自《新民晚报》)

知与识

刘塘

只有知与识结合的时候,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,也才能引出更多的“新知”。

我们常用的“知识”这个词,据一般字典的记载,知与识往往相通,但我认为:“知”不等于“识”。

“知”是知晓、了解,“识”是识见、认识。能知,未必能识;能识的,未必皆知。好比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生平历史,但只是由文字中得来,对他本人未必认识;而我们认识的

人,如果交往不深,则无法知道他真正的背景。此外,我们可以说“知难识易”,也可以讲“知易识难”。

由此可知,“知”偏重理论,“识”偏重实际;“知”偏重推论,“识”偏重观察。固然能知的人未必要识,

能识的人也未必当知,但是只有知与识结合的时候,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,也才能引出更多的“新知”。(摘自《给世界一个微笑》接力出版社)



大雨不只淋你一个人

曾颖

无聊,这时,一位其他车间的同事,也一身透湿地逃进长廊。我们就随意聊了起来,从檐前的雨到被雨淋弯腰的花草,再到我们花草一般脆弱的运气,以及不景气的厂子和不久前的那场失恋……

天气本来湿冷,我的话语更是把当时的气氛带得阴沉。那位同事显见着有点吃不消,想说两句话安慰我一下,以掩护自己脱身。

那位同事,最后脱口说出一句:“总之,你记着,大雨不只

是淋着你一个人,所有的人都是一样,只是他们不常说而已。不要只是觉得世界上痛苦的只有你一个人!”

那段话,如同带着闪电的惊雷,把我劈醒了。我抬起头来望向四周,湿透的人们各有笑语;再回想身边的众人,家境比我惨的;从小失去妈妈的;因为户口原因没能考上工作的;因为残疾至今没谈过恋爱的……这些人,没有一个如我那样天天哭丧着脸,向人们诉说自己的绝望与无力。

给花儿浇水时,浇快了,水会从盆底淌走;微信群里的红包,明明封面上写好了谁收,也会有粗心的人不细看就抢;写完了文章,没经过冷处理就投了出去,过后又发现可以写得更好;某件事,没了解前因后果就下了结论……

“匆匆忙忙”有两个亲密伙伴,一个叫“急中出错”,一个叫“丢三落四”。些许遗憾,验证着那句古语:事缓则圆。

好粥需要慢火熬。很欣赏朋友的微信签名:我走得很慢,但从不停步。慢是一种能力,沉住气,厚积自能薄发;慢是一种智慧,活在当下,享受过程;慢是一种底气,既相信自己,也相信时间;慢还是一种慈悲,怕操之过急,有失体谅,误伤他人。

缓慢才优雅。话出口前先三思,慢慢说,才淡定;做事情,有缓冲,更稳健。好比画一道线,有一点弧度比笔直的,看上去更优美。

急躁的背后,有时还藏着自以为是。把心调到谦卑的状态,不急于证明自己可否。有时,争论与误解是因为角度不同,快乐与烦恼是因为态度问题。

水深则流缓,人贵则语迟。可以忙碌,但要有序。事往前赶,心不必急。人生的风景,说到底,是心灵的风景。心若急,无论走多远,也毫无韵致可言。风风火火地大步流星,与分花拂柳地款步姗姗,哪个更从容美好呢?

(摘自《新民

晚报》)

知与识

大雨不只淋你一个人,如同痛苦并非某一个人独家拥有。真的强者,是那些勇于面对和担当的人,而非随时都在碎碎念的弱者。

自那以后,我不再向人展示哀怨。同事那句看似平淡却无比有力的话,我一直记在心中,它陪我跨过了大半生遇到的所有苦难和麻烦。这些麻烦,没一个比年轻时遇到的失恋之类挠痒痒式的痛苦轻,但我都微笑着接受下来,并且将它们变成让自己欣慰的回忆。

(据“曾颖眼中的世界”微信公众号)

